

# 纺车,一丝一缕织母爱

## 水碓

王丰

我外婆的家在水碓山,威坪六都源头。水碓山这个村名之古意遥不可解,“水碓”可能是指磨粉舂米的水碓,水碓山,是不是取水碓上的山这么个意思?

水碓山,整个村子分别建在大山的东、西、南、北四边。一条山溪由北朝南穿村而过,溪水终年不涸,清可见鱼虾。

鱼是石斑鱼,摇摇摆摆向上游,像在趟街;虾是清水虾,噼噼啪啪往后退,似在跳舞。溪水流到村脚,突然冲下高崖,白浪一柱,泄入崖底深潭,潭难见底,深不可测,惟见水浪翻滚。

水潭下边,筑渠引水到一水碓。水碓,管着整个水碓山村的磨粉和舂米。

粉有苞芦粉、麦粉、米粉,米有稻谷米、粟米。那个石臼还能用来褪山核桃壳,栗刺。

水碓是幢小屋,有一扇天窗,光照在水碓里那大木轱辘上,把湿漉漉的、发了黑的轱辘照得亮堂堂。拔起水渠木闸子,溪水冲上木轱辘一格一格木板,“吱嘎——吱嘎——吱嘎”轱辘转动起来,轱辘边上的木齿轮咬动石磨木齿轮,石磨就“轰隆隆、轰隆隆”转起圈来。石磨上的苞芦籽呀,麦籽呀往磨孔里钻,磨槽里洒下粉,是粗细混合的粉,刷刷,放到箩筛里筛。

箩筛呈长方形,筛悬在中央,可前后摇动。摇动箩筛要用双脚,双脚踏上踏板,“咚咚咚,咚咚咚”,筛在中央来来往往摆着,细的粉落到筛底。“啵啵啵”双脚踏出半步,粗的粉从筛尾巴出口处颠到装着的竹筛里,倒上石磨再接着磨。磨,磨,磨,直磨到剩下点苞芦籽皮,麦皮。

苞芦籽皮,麦皮拿回家,用细粉拌拌做成馍吃了。噢,还挺熬饥的。

水碓里筛粉叫打箩。似乎还是有一个歌谣和着个游戏来说打箩的。见大人一双手捏住婴儿一双手,拉起来一下放到地上一下,又拉起来一下放到地上一下,拉放之间唱开:“磨磨麦,咚咚咚,隔应(将来之意还是什么意思,不知道)碓里打磨麦,要磨赶紧磨,不磨开(站)到一边,咚咚咚”。

舂米不用磨,用石臼。稻谷盛到石臼里,木轱辘转动,木齿轮压到石槌长柄上,石槌一头翘高,落下,翘高,落下,“噗,噗,噗”一下,一下,一下有节奏地舂着。

好像每一个村子都有一水碓。水碓是一个村子里的农家轮流着磨和舂的

轮到白天好些。轮到黑夜就有些瘳人,一灯如豆,摇曳不定,风吹过,一明一灭,自己的身体映在那满墙白粉的壁上,如鬼如魔,自己吓唬自己。

外婆还告诉我,路过村脚山崖下那引水碓,千万千万不要走进,水碓里有鬼,夜里磨粉的人看到过。半夜三更,有手从石磨上伸下来抓粉吃。

吓死我啦!

我从来没去过那水碓。

在县城工作的舅舅对我说:骗你的,外婆怕你去水碓里玩,绞进木舞头(木轱辘)里去。

外婆用心良苦啊!

江涌贵

每当提起“八都麻绣”,我就想起母亲的那辆纺车。

孩提时,我看到妈妈一手摇着纺车,一手牵着麻线在纺线。

过去,在淳安县西乡五、六、七、八都的农村,几乎家家都有部木制手摇纺车,因为农家人都穿麻布衣和裤。手摇纺车,也称軋车、纬车和緋车。常见由木架、锭子、绳轮和手柄4部分组成,另有一种是锭子装在绳轮上的手摇多锭纺车。手摇纺车的主要机构:锭子、绳轮和手柄。采用纤维材料,如毛、棉、麻、丝等原料,通过人工机械传动,利用旋转抽丝延长的工艺生产线或纱的设备。常见的手摇纺车是锭子在左,绳轮和手柄在右,中间用绳弦传动称为卧式。另一种手摇纺车,则是把锭子安装在绳轮之上,也是用绳弦传动称为立式。卧式由一人操作,而立式需要二人同时配合操作。因卧式更适

合一家一户的农村副业之用,故一直沿习流传至今。

我记得,妈妈使用的是卧式纺车。纺车由轮子、摇柄、锭杆儿、支架、底座等构成。木方制成的纺车底座长70厘米左右,呈“工”字形。“工”的上横处有一小支架安锭杆儿,“工”的下横处有两根方立柱(大支架),柱距50厘米左右,柱上端有安主动轮轴的圆孔,距底座35厘米左右。轴的一端有摇柄。主动轮的辐条是中间带圆孔的条状薄板,长55—65厘米,中间宽约8厘米,两端宽6厘米左右,共六片,轴两端各穿三片。线绳固定的辐条间隔60度,呈张开的伞骨状。轴的两“肩”卡住轴两边的两组辐条,使其不能会合。线绳把两组辐条呈“之”字形相间张紧,辐条略向内弯曲。张紧的“之”字形的线绳称为轮的“纲”,纲上挂着传动绳。锭杆儿是长30厘米,直径0.5厘米,两端尖锐的钢线;直径2厘米的木传动轮套在锭杆儿中间固定。主动轮与锭杆儿轮之间由

张紧的线绳传动,轴部加少量润滑油。

在旧社会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,我们农家生活很苦,穿的衣服、裤子都是麻布制作的,叫麻布衣、麻布裤。每家每户都种植苎麻,成熟后割来,经过剥皮、漂白等手续,再在纺车上加工成一个一个麻线锭子。纺线时,一手(左手)持两股纱把端头蘸水粘在锭杆上,一手(右手)摇动摇柄,主动轮带动锭杆迅速旋转,持纱手(左手)的高度与锭杆一平时就把两股纱纺在了一起,一边放纱一边向后移动,纺好的线达到最长时将手抬高,把线贮(缠)在锭杆上。然后,持纱手降回到与锭杆一平的高度纺下一段线。这样的操作,要反复地进行才能纺完一条线。

那时,农村还没有电,我家用的是青油灯,称之为灯盏。将青油放在小碟子里,点燃灯草取光照明。有时,为了节省青油,改用松毛油当灯。那是用有油质的松树劈成的小块,点燃它采光当灯。微弱的灯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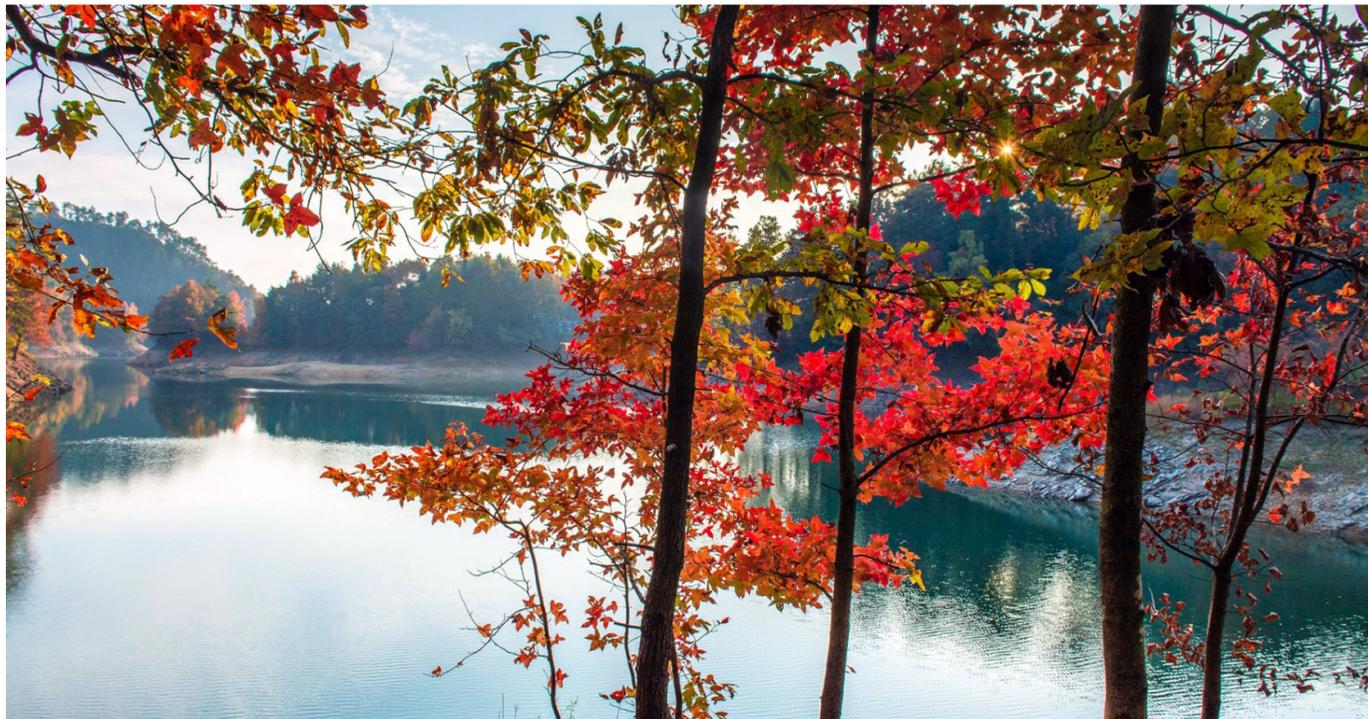
中,母亲右手摇着纺花车,左手牵着麻线条,一点一点地抽成线。母亲白天要下地干农活,晚上天一抹黑就开始纺线,常常要忙到深更半夜。盛夏,为防蚊虫叮,母亲要穿长袖衣裤,汗水湿透了全身。寒冬,母亲的手被冻裂开了,伤口时不时勾住了线,既疼痛又影响了纺线进度。于是,母亲就忍痛将蜡烛点燃熔化滴在伤口上,忍住了剧痛,才能使手中的伤口不勾住,让纺花车的线顺利通过。每当想起这一幕,我的心,就似乎被那根线深深地勾住了。

当年,红军到陕北开展了大生产运动。在延安时,为了解决部队的穿衣问题,部队自己开始织布。八路军纺车曾为解决穿衣问题立下过汗马功劳。歌中唱道:“太阳出来磨呀么磨盘大,你我都来纺呀么纺棉花,手里握紧棉花卷,根根线条往外拉。”形象生动地描写出了军民使用纺车纺线的热烈劳动场面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

衣。”这根线,在数千年时光里,一直从纺车上牵出;这根线,在男耕女织的时代,一直温暖着我们。微弱的灯光中,母亲右手摇着纺花车,左手牵着麻线一点一点地纺成线锭。我堂叔家有部手工织布机,他会织布。妈妈把纺成的麻线锭子交给堂叔,由他织成麻布。再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,做成一件件麻布衣、一条条麻布裤。上世纪50年代以前,我一直穿着妈妈亲手纺织成线的麻布衣和麻布裤。

岁月如歌,那最动人的一曲,一定有着纺车嘤嘤嗡嗡的哼唱。那时候,家里虽然很穷,我们穿得倒也整整齐齐,这都是妈妈的功劳。我们在妈妈那嗡嗡的纺车声中,慢慢长大了。纺车却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淡出了视线,消失不见了。可是那个消瘦的、高高的、剪着短发的,坐在昏暗的青油灯下纺线的身影,却一直萦绕在我内心深处,永不消失。



霜叶红于二月花

夏利新 摄

## 村脚有棵大樟树

汪兆兵

屏门乡小陵村的村脚,关公庙旁有棵枝繁叶茂的樟树,它有六百年的历史了。

相传,顶老早的时候,小陵村并没有人居住。也不知道哪朝哪代,有姓童的和姓汪的两姓祖先相中了这个两龙出山、两龙交汇的好地方。这两条所谓的龙,就是村头左手的被称为“孟坑源”和右手的“山后源”。它们都有十几华里深,清亮的泉水叮叮咚咚地从源头的山脚流出山外,在村头相汇成一条河流穿过村庄,流向村外。

在这两条深山坞里,山上

到处长着树木。一年四季,村民们到坞里砍木料、采茶叶、挖药材、摘野果,真是要什么有什么,是村民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库。平时,村民们在山里劳动,累了,躺在溪旁的石块上歇息片刻,只一会便神清气爽;渴了,掬一捧山泉水,喝一口全身透凉舒畅。

开始,童、汪两姓的祖先们做了吃,吃了做,住了有些年头啦。可他们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终于,村里有个最年长的老者悟出一些道道来。

原来,小陵村村头有两条来自源头的小河,泉水在村头处拐了个大弯缓缓地流进村

来。站在家门口眺望,只见远山吐翠,双龙献宝。近听泉水叮咚,村对面的朝山(禁山)林里百鸟欢唱,好一派和谐致祥的自然风光。再看村脚水口,却是空荡荡无甚遮拦。这不仅大煞风景,而且让人觉得很吉祥。

大家商量后便在村脚建一座关公庙,塑一尊关公像,让他来阻挡邪恶保护村庄。

在建关公庙的时候,村民们在庙的左边种下了一棵樟树。就这样,这棵樟树一年一个样地长着,它的树根伸进小河水底的泥沙中。

起初,樟树最底部一枝有

水桶那么粗的横丫,向小河上空以及河对面伸展着。若在平时,这倒也没什么大碍。倘若在山洪暴发水位上涨时,那就阻挡了洪水向村外排泄的路,村民的房屋将被淹没,后果不堪设想。村里的长者召集了几个村民,用大锯将那横丫锯断清理掉,以确保河道畅通。

这株古老的大樟树,树冠像大伞一样盖住了小河的上空,它呼出的是氧气,吸入的是二氧化碳,是真正的空气清新剂,它时时刻刻给村民们提供着清新的空气。夏天,它像一把巨大的凉伞,供村民歇息乘凉,是村里人避暑纳凉的好场

所。当你离家去外地办事或打工时,它默默地望着你远去的背影,欢迎你;当你风尘仆仆从外地回家时,它欢笑着迎接你。它一年四季散发着清香,让村民提神醒脑,心情舒畅。

哦!村脚古老的大樟树!你一年四季默默无闻,无私奉献,就像一个在村口站岗放哨的士兵,无时无刻、静静地注视着村庄,注视着每一位过往的村民,聆听着村庄里家家户户、世代代发生的悲欢离合,和村人同呼吸,共命运。你是村民最敬仰的一棵树。不!你不是一棵树,而是村里的一个最古老的成员。

## 感恩书籍

俞子宁

高尔基曾经说过:“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”。

听妈妈说,我第一次接触书本时,就拿着书本不放,用粉嫩的小手在封面上划来划去,听到发出“吱吱”的摩擦声,就冲妈妈露出满足的笑容,嘴巴里发出似懂非懂的

“呀呀”声,好像在说:“妈妈,快给我讲故事啊!”。在往后的日子里,每每我这样做,妈妈就能够读懂我的意思,放下手头的事情,给我讲一个个充满智慧的故事。我安静地坐在妈妈膝盖上,静静享受书籍带给我的快乐。

一天又一天,我慢慢长大,书也慢慢变多。书房的书柜

里、书桌上,甚至我的床上都堆满我爱看的书。每天空余时间,我就像小书虫一样贪婪地在书堆中爬行。又酷像一块干涸的海绵,使劲地吮吸着书本上那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知识海洋中的养份。这样,我从一个无知的娃娃慢慢成长成为一个爱知识懂礼貌的小学生。当我还是一年级小学生时,遇到不

会写的汉字,就用我认识的汉语拼音代替。现在,我可以认识很多汉字,还可以自由地阅读书本,再也不用苦苦哀求妈妈给我讲故事啦。

书籍不仅让我慢慢成长,也让我们这个家庭充满书香。爷爷爱看军事方面的书,奶奶爱看四大名著,爸爸最近迷恋上育儿方面的书。妈妈

是杂家,什么书都看,但最喜欢的还是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。至于我,最爱看《胡小闹日记》。我希望自己长大后,可以写书,把我的智慧分享给更多的人。

书籍中藏着智慧,希望我们慢慢去发现、品尝。我感谢遇见书籍,因为有你,我的世界变得更加精彩。

我们的副刊

是心灵自由自语、

交流交融的空间,

我们期待并承接

所有美丽而真挚

的文字……